

大路朝天

张廷竹 / 著

一部以自身经历为素材，
描写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深层改
革现状，情节曲折而又极富思
辨色彩和批判精神的现实主
义长篇小说……

长征出版社

大 路 朝 天

张廷竹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凡华 李 鑫

封面设计:曾 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路朝天 / 张廷竹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3

ISBN 7-80015-897-7

I. 大...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1281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17.125 印张

1 插页 474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80015-897-7/I·202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张廷竹

张廷竹，1950年生于香港。长于杭州。曾下乡插队，当过生产队会计、队长。进工厂做工，当过工段长、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1984年特招入伍，参加过自卫反击战，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1994年从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任上转业地方工作，任台州行署副专员、副市长。现任浙江省建材集团副总经理、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级经济师、一级作家、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600多万字，以及大量新闻和经济类论文等，获国内外各种奖项40余次，作品介绍至多个国家、地区，被聘为浙江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研究员。

卷

一

王志强站在化工三厂礼堂的讲台上，脸色苍白，身上掠过一阵阵寒热病似的战栗，头痛欲裂。他正在给志强集团的新员工们作报告，讲述20年来志强集团有限公司的奋斗历程，办公室主任递给他两份急件。他看着这份南江投资有限公司要求转让股份的通知，一阵眩晕；通知后面还有金港市商业银行撤回投资的文件，理由是按人行通知，债转股只能用于国有企业减负。

他摇晃了一下，赶紧攥住讲桌的边沿，刚才讲到哪里？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窗外，志强集团办公楼的大钟刚才敲了10下，一声一声断断续续，伴随着港湾里海鸥的哀唳。那声音凄惨单调，像是上天在召唤一个灵魂的归去。

一阵天旋地转，“扑通”一声，王志强倒下了。

倒下的时候，他看到一位黑衣女郎正走进礼堂的大门。

穿着一袭黑色衣服的女人正是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南妮。她吃惊地张开了猩红的嘴唇，茫然失措，过了几秒钟，她才快步向讲台奔去。纷纷起立的员工们挡住了她，有几名员工已经跳上讲台，七手八脚地搬开压在王志强总裁身上的讲桌和麦克风，他们哭喊着，抱住他，把他抬下讲台。

“王总，王总！”南妮喊着。她挤进人群，看到王志强无力地垂着脑袋，她弯下身去摸他的脉搏。王志强的手冰凉，那张日夜操劳的脸，憔悴暗淡毫无光泽。仿佛听到了她的喊声，王志强的两片嘴唇动了一动，但是，没有睁开眼睛。

志强集团党委书记肖长贵狠狠地推开她，“快抬上车去，”他用力挥了挥手说，“送医院！”

南妮退出了人群。来的真不是时候，南妮沮丧地想。她看到志强集团的董事长陈逸行匆匆赶来了，老人脚步踉跄，脸上还竭力保持着一贯的镇静。南妮注意到，他看了一眼南妮乘坐的轿车，面露惊讶之色。这辆车挂的是金港市人民政府的牌照，南妮向市委办公厅桑主任要来的。她曾经向任本善要这块牌照，任本善抚摸着她的身子，摸得她全身热烘烘的，他的话却使她重新冷下来，他说，何必呢，何必搞得这样招摇？

南妮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找了一个情人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把手。南妮想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不招摇？当然，不招摇是对的，南妮明白这一点。太招摇了就会失去这个情人，失去这个情人所带给她的地位和财富，所以，南妮只能偶尔地招摇一下。

今天，南妮是来谈判转让她在长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她知道这场谈判不轻松，所以，她要招摇一下。

长城木业的大股东是志强集团，二股东是远在爱尔兰的詹姆斯先生，她是三股东。

一辆奔驰 600 轿车发动起来了，南妮看到有两位长者随着王志强的车匆匆远去，车窗未关，白发在窗前晃动着。陈逸行老人缓缓抬

手,轻轻挥手,凝然不动如一尊雕像。他老人家站在一棵杉树下,树上纷披着深色的伞状枝叶,薄雾笼罩着树和老人,老人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南妮想到王志强是陈逸行的女婿,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我是否逼人太甚了?她想。我是一个商人,她又想。在商言商,按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办事,我有什么错呢?

陈逸行董事长终于回过身了,他默默地走到了南妮身边。他看着她,她看着他,半晌无言。

“请到我的办公室去谈吧。”陈逸行说。

太阳出来了。员工们尚未全部散去,他们看着他俩走进志强集团的办公楼去,沉默着,有的人噙着泪,咬着嘴唇。他们的耳边还在响着王志强作报告的声音,王志强说,20年前,我和陈逸行董事长,还有肖复业先生合股创业,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化肥厂,那时,这里还是一片火红的橘园,土地黑油油的十分肥沃,人们却很穷很穷,穷得揭不开锅。

有人说,如果不搞工业开发尤其是化工园区,这里恐怕还是一片火红的橘园吧!

陈逸行点燃一根烟,看着办公室的人给南妮倒了一杯茶水,让脸藏在了烟雾后面。他也在想着志强集团的艰难历程。他多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正在志强集团再次创业、即将龙腾虎跃之际,银行和这位颇有背景的女士突然要求撤资?

这位女士,原先与志强集团毫无瓜葛,第一次想要合作受到婉言谢绝,第二次,她再请求参股长城木业。那一天,长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工庆典,宾客盈门,同时,橘园村工业园区敞开大门招商引资,她高举双手要求加盟,谁也无法拒绝。

那一天陈逸行和王志强问她,您了解志强集团的历史、了解它的企业文化和背景吗?

她点点头。基本了解,她说。你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画出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她说,创业时,还有一个人是肖复业,这个人,现在成了亿万富翁,气派大得不得了。

陈逸行注意到，说到肖复业时，她的表情十分复杂，有羡慕也有妒嫉，嘴唇一撇，似乎还带着一种充满惆怅的不屑。

陈逸行有些遗憾，她应当早一点儿进入礼堂，听一听王志强的报告，或许，她对王志强、对肖复业会有更多的了解。

或许，她就不会那么急着撤资了。

20年前，王志强领着橘园村村长肖长贵在黄昏时分小心翼翼地叩响岳父家的门，岳父家的朽木地板在他的破胶鞋底下吱吱作响，他踌躇地瞧着摘下老花眼镜、放下报纸的岳父陈逸行，半晌才说出口来：

“您能跟我们一起去做橘园村么？”

刚改正不久、接着就办了退休手续的右派分子、老工程师陈逸行吃惊地看着女婿，好不容易才搞清了他的意图。王志强已经被肖长贵说动了心：回到他插队过的橘园村去，办个小化肥厂，共同致富。村里有现成的厂房——知青们回城后空置的屋子，还有乡农具厂倒闭后搬来的几把锉刀、一台台钳和一台破车床。肖长贵说，村里和他们合伙干，启动资金大家凑。

“我们租村里的房子，那几样设备可以折价卖给我们。”陈逸行却老谋深算地说，“全部投资都是我们自己的，和公家、和集体都不相干。”

“为啥？”肖长贵大惑不解。

“啥时都没有贪污、挪用公款之类的罪名，不犯大法。”

“村里就这点好处，”肖长贵失望地熄灭了烟头，将半根大生产香烟插到耳朵上，袖起手嘟哝着。“乡亲们如何脱贫致富……”

“只要赚了钱，年年都交你管理费么，赚多了还可以捐赠，修桥铺路办学校，……你还信不过王志强吗？”

肖长贵笑了，脸上堆起深深浅浅的紫黑色的皱褶。他信得过王志强，这个年轻人正派、诚实，富有同情心。知青们下乡第一天他就看准了这个小伙子。天寒地冻，肖长贵和几位乡亲挑着知青的行李往村里走，一股黑烟从村前的一排农舍窜出来了，接着，几个窗洞吐

出可怕的火舌。肖长贵和知青们都愣住了，刹那间迈不出步。几乎在女知青们发出尖叫的同时，王志强豹子般敏捷地奔过去了，奔向失火的农舍。人们跟在他身后赶到时，他已两只手各抱着一个小孩跑出火海。海风从港湾吹来，火焰更加炽热地烘烘地扑面而来，房屋在摇晃着，有人拉住了往另一间农舍冲去的王志强，说那个屋里只有一个老地主婆。

“那也是一条人命！”王志强嘶哑地喊了一声。

肖长贵目瞪口呆地看着屋顶以霹雳般的可怕声响倒下来，残物纷飞，他看见王志强背着那个老地主婆，踉踉跄跄地一头撞在倒下来的横梁上。老太婆哭着喊着，被人拉出了废墟还在叫着：“后生，快救这好心的后生！”

插队第一天，王志强就住进了镇卫生院，他的额头上缝了8针，缠着绷带，一张脸肿得像个猪头。老太婆的孙子肖复业是在他伤口拆线的那天夜里来到卫生院的，他像一匹狼似的悄无声息地走进病房。他从破大衣里变戏法般地拿出一条雄狮烟来，又拿出两个鱼罐头，啪的一声，小火苗儿出来了，想不到，那年头这家伙就用起了打火机。

王志强动动肿胀发干的嘴唇，说自己不会抽烟。

“抽吧，发愁时解解闷气，办事时递一根过去，”肖复业喷出一口烟，说，“对方说话就客气多了。”

王志强对这个年龄跟他相仿的老地主的后代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们聊起各自的童年。虽然，肖复业的说话躲躲闪闪，漏过了许多重要的章节、段落和细节，王志强还是大致知道了他的过去。肖复业只读过6年小学，打柴、放牛、摇船，和陪着奶奶去挨斗是他童年生活的主要内容。公社大院是他家的祖屋，但他和奶奶住在村外孤立的农舍里。晚上，肖复业总是久久地坐在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阅读那些到处收破烂收来的旧书，那时的他孤苦无助，基本上不相信这世上还有好人。

“你算一个好人。”肖复业对王志强说。

“你整天在外面跑什么？”王志强问。

“盲流，收破烂，”肖复业将一根烟点燃了硬塞到王志强的嘴上，城里人似地耸耸肩说：“说投机倒把也可以。人总得活得自在一些么，没有政治地位，先搞点经济地位。”

在陈逸行的记忆中，他见到肖复业是在商量办厂的那个夜晚。

20年前的那个黄昏冰雪消融，坐在久违的知青空屋，王志强、陈逸行和肖长贵坐下来商量办厂的具体工作。陈逸行有五六千元的一笔款子，是政府发给他的22年右派生涯的补偿金，加上少量积蓄算是投资，王志强却什么也没有。陈逸行瞧着这个愁眉苦脸的穷光蛋女婿、国营化肥厂的临时工，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起码要3万元启动资金，”他说，“否则如何办厂？”

肖复业出现了，带着一股凉飕飕的夜风，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打一条鲜艳的红领带，脚上却是一双沾满泥浆的白色旅游鞋。他手里拎着一瓶酒，脸上很坦然地笑着，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眼光从细缝里飞到陈逸行身上又飞到肖长贵身上，然后，才盯着王志强的脸说：

“不就差两万多元钱么，我出。”

3个人都瞪圆了眼珠子，惊讶地瞧着肖复业。王志强茫然地凝视着肖复业，陈逸行也紧张地坐在那儿，样子就像一个不常拍照的人坐在照相机前面。“你哪来的那么多钱！”肖长贵终于跳起来了，他的声音因为内心的疑惑、紧张和兴奋而颤抖。论辈份，他比肖复业长一辈，论地位，肖复业更是与之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肖长贵跺一跺脚，脸上甚至出现了愤怒的表情。“老实交待你钞票的来路！……”

肖复业把手里的酒瓶放到桌上去了，他摇摇头，有点无奈，又有点不屑地瞧着村长，鼻子上耸起了一些纹缕，双手交叠在胸前。“唉，”他叹了一口气，咬牙切齿般地吐出几句话来，“邓小平重新出山都3年啦，你怎么还是这副腔调？我捡垃圾，收购破铜烂铁，风餐露宿这么些年，积攒这几个钱有啥了不起的，你还想叫民兵绑了我去批斗么？！”

陈逸行记得，他站起身来了，他的眉头舒展开来，心里一阵轻松，他拍拍肖复业的肩膀，微笑着说：“好，好，我们写借据给你，利息比银

行翻一番！”

“光借是不借的，”肖复业胸有成竹地告诉他，“借一万二给志强，明年按银行利息还钱；再出一万二算我一股。你又有技术又懂管理，出6000元就算一股了，行吗？3个人合伙干，赢也好亏也罢3个人均摊。”

这就是志强集团开创的历史，是它的序幕，陈逸行很想跟南妮谈一谈。他知道南妮和肖复业也有往来，虽然，表面上他们几乎不打什么交道。恩恩怨怨，都是从开发国营化肥厂那块土地开始的，当时的市长任本善曾经想让志强集团出面盘下那块土地，投资商则是南妮。志强集团没有照办，一则当时实力不够，二则不愿意趟浑水。肖复业接下了这笔交易，获利之大，常人难以想象。陈逸行猜测南妮的投资公司收益也不是一个小数。陈逸行想，南妮后来为什么不跟肖复业合作了？

“南总，我想请问您一下，为什么要转让您在长城木业的股权，打算转让给谁？”陈逸行说。

“我持大股的郊县木业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银行放贷有难度，”南妮斟字酌句地说，“如果志强集团能够接受我的价格，我就转让给你们，否则，”她低下头，摆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我就只好抵押给金港市商业银行了。”

金港市商业银行？陈逸行为之一惊。

金港市商业银行库存资金的情况陈逸行有所耳闻，它在志强集团的投资也算一笔大款项，当年债转股时，志强公司还戴着红帽子，属于国有控股企业，为了减负增效，地方政府帮忙打报告请求支持，人行也就批了。这么些年过去了，红利不少，企业发展有后劲，作为地方的商业银行，如何会不乐意呢？现在突然提出撤资，显然是另有打算，而南妮要用长城木业的股权向它抵押贷款，两份急件同时到来，这不是明摆着要将志强集团的资产变现给南妮吗？一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的陈逸行震惊得失态了。

“你、你们！……”

老人站起身，把手指向南妮，一阵悲凉，说不出下面的话，女婿生死未卜，企业突现危机。看看窗外的天空，乌云遮住了太阳。

他的身子摇晃一下，南妮慌了手脚，她走过去，伸出手扶住老人。仅几秒钟的时间，南妮心软了，她端起老人的茶杯，送到他嘴边说：“您喝口水吧，不要激动，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的么。”

陈逸行喝一口水，平静下来，是的，船到桥头自会直，总会找到办法的。他从这女人的说话中感到还有希望存在。他轻声地说道：

“能不能转让给别人呢，比方说肖复业？……”

他似乎在请求她，这使他的老脸浮上了一层红晕。天色昏暗，南妮身上黑色的装束同这间董事长宽敞的办公室内的阴影融为一体。南妮心里产生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她想许多年以后，她会依然记得这一天，记得这一时刻，并且无比骄傲地怀念这一时刻。想当初，她想入股长城木业，差一点被他们所拒绝呢。

“我不想跟肖复业打交道。”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什么？”

“他是一匹狼。”

陈逸行无奈地咧嘴笑了笑，是的，肖复业是一匹狼，但是，你南妮不也是一只狐狸吗？

8年、还是10年前？

那一天晚上，本地电视新闻播出了新时代房地产公司一个项目的落成典礼，一位副省长和本地的最高长官为之剪彩。陈逸行告诉王志强，这位副省长的父亲当过本市的第一任市长。王志强打了一个寒噤。王志强说起了肖复业给他看过的一张布告，布告上肖复业父亲的姓名上打着血红的勾儿，落款的政府印章旁边就写着副省长父亲的姓名。

王志强告诉岳父，就是在决定共同创业的那天夜里，王志强走进大火烧毁后重建的肖复业与他奶奶同住的农舍，与肖复业共榻而眠。

“我们快要出人头地了。”肖复业醉醺醺地说。

夜风在窗外呼啸，肖复业点亮了灯，抖抖瑟瑟地拿出一个纸包

来。他全身都散发出浓烈的酒气,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向四周张望了一番,脸上流露出紧张不安的神色。“时代变了,我也要复兴祖业了!”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般地打开纸包,推心置腹地把纸包里的东西拿给王志强看,王志强看得心惊肉跳。

“这是我父母的照片,这是我爷爷的照片。”肖复业说。

肖复业用来包这些照片的纸就是那张发黄的布告,布告上他父亲的罪名是反动工商地主,掩护和帮助一名叛徒、反革命分子下海逃亡。“他用枪逼着我爹找船出海,我爹有啥办法?”肖复业忿忿不平地告诉王志强,“刚解放不久,他又当着区长,我爹敢不听从吗?!……”

当时,王志强胆颤心惊地想那时候肖复业才多大呀?怎么会藏下这张布告、这些照片。不,一定是老地主婆教育的结果,她把复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她不愿意照片上的人说消失就消失了,无影无踪地消逝在永恒的虚无之中了,这个可怕的老太婆。

“你救过我奶奶的命,我要报答你。”那个晚上,肖复业对王志强说。

什么报答?借给我12000元钱,条件是入股,且股权均等?王志强想你不愧是地主老财的孝子贤孙,走码头闯江湖的生意人。

陈逸行曾经对王志强说过,生意人好,现在就得用这样的人了。

生意人当然是用得着的,后来化肥厂的产品销售都落在肖复业的两条瘦腿上。他带着一批批乡亲出门收购废铜烂铁,顺便将化肥厂的订单撒向四面八方。他指挥大家搞废金属拆解回收,焚烧废电机废电线的火光不管白天黑夜,映红着半个天空。后来,他不愿意面对这些工场化的村镇了,他坐在城里装饰豪华的办公楼里,接待的都是达官名流,他拿着国家环保部门的批文,直接从国外进口固体废弃物,然后转一转手,一家房地产公司就开出来了。

“不仅仅是一匹狼吧,他还是为金港做了不少好事的,”陈逸行仍想说服南妮,“他对多数人也还算真诚。”

“真诚什么?”南妮撅起嘴说,那样子突然变得像一个在大人面前撒娇的小明星。陈逸行又是一惊,觉得这女人真是太复杂了。她有40几岁了?看起来这么年轻,看问题却又很尖锐,很敏感似的。

“他只向真诚对他的人真诚,大多数时候,他的真诚都是伪装出来的。”

“莫非你指望,一个人会向对他不真诚的人真诚?”

陈逸行希望这样讨论下去,只要她不将股权抵押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也许就不会那么急着抽回资金了。

南妮瞧着老人,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南妮笑笑,放下茶杯,把坐着的椅子转过来对着他。女人的好奇心使她忍不住要了解他们与肖复业的真实关系,她相信,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否则,他们为什么在合作了七八年后,彻底分道扬镳了?

“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陈逸行说。

“是的,如果不涉及什么隐私的话。”南妮说。

“恰恰涉及到我们家庭的隐私,”陈逸行严肃地说,脸上掠过了一阵痉挛,他想起了他的儿子林克难,正在与这个女人背后的任某人“同朝为官”。“告诉您也未尝不可”,他无奈地说,“都是早已过去的事了。”

说起肖复业当时退股,陈逸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化肥厂发展得太快了,产值从几万、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年成倍地往上翻,翻得人心里慌兮兮的。陈逸行和王志强都从个体户变成了私营企业主,想不变也不行,因为家大业大了,总要不断地招一些员工。“私营企业主啊,说起来也是雇工剥削……”七八年操劳下来,满头白发的陈逸行总是不断地叹息,他开始后悔,当初不要橘园村集体的一分钱投资未必就是上策,特别是在儿子林克难回来探亲的时候。

陈逸行戴上右派帽子那一年,儿子刚要报名上学,填表时家庭成分这一栏难煞了做父亲的陈逸行。陈逸行明白,小学一年级新生填的这张表格交出去,儿子的人生起点就是一片黑颜色了,这种黑颜色或许将伴其一生,直至终点。30岁的陈逸行三夜未眠,抽了整整一条烟,第三天早晨走出家门已是两鬓斑白了。他找到了一位穷得近50岁了还讨不起老婆的老工友林师傅,跟儿子克难说:“从今往后他

就是你的父亲了，你的报名表上姓名写的是林克难。”

王志强跟他的老岳父一样怕见这位大舅子林克难。

林克难刚满18岁就参了军，林老伯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驻中原某部的装甲师参谋长，他在参加军事演习一时回不来。陈逸行和王志强亲自操办丧事，要多风光有多风光要多隆重有多隆重。录像、照片都拍了，送花圈的有镇长、区长，还有分管工业和民政的副市长。林克难是办完丧礼一周后才到家的，他脸色沉重地看着摆满一屋的挽幛花篮，双膝跪地伏身大恸，然后才细阅送葬诸人的名册留言。看到一个个显贵的名字时，他的双眉跳动起来，觉得和一间陋屋里过了一辈子的老人家怎么也联系不起来，又看录像照片，竟至无言。他看到上百名员工穿着一色的丧服套黑纱佩白花，10人一排鞠躬向遗体告别。良久，林克难才冷冷地说：“都是贵公司的工人么，是在向我爹告别呢，还是向二位老板表忠心？”

“老板”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时格外刺耳。陈逸行听说他到国营化肥厂去过了，了解这几年厂子的变化，陈逸行仿佛听到昔日的同事们在骂他，说他的厂子挖了他们的墙角，挖去了技术人才争夺原料和市场，才使他们沦落至此。王志强告诉岳父，他也听到了这些骂声。王志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骂得也不无道理。陈逸行带进来七八个工程师，其中有的大学毕业才三四年，他们提出一些新的项目和发展思路，认为化肥厂的产品市场已经饱和了，产值高而利润太薄，要上更来钱的化工产品。王志强觉得自己骑虎难下，风险大贷款也不容易，私营老板的信誉在银行里总是大打折扣的。王志强再想想自己靠了人民助学金才读完中学，从来没想过要在金山银海里过温柔日子。何必呢，他想，自己的生活有吃有穿有住就行了。

王志强甚至没有跟岳父商量，就去找肖复业了。

肖复业像看天外来客似地看了他足足有两分钟。

“要我退股，你丈人也退股，然后你把工厂送给国家？”

王志强点点头。

“你写了入党申请书？”

王志强摇摇头。

“你害怕了，怕将来政策又变了，你的下场比你老丈人当年还惨?!”

王志强咬咬嘴唇。“也不尽然。”他轻声说。

肖复业又变成了一匹狼，踱过来踱过去，他弯下身子，带着一种特别的冷静，凝视王志强尴尬的脸孔。肖复业的办公桌上堆满报纸材料，还有不知何处弄来的政策文件，他沉思地看着这些文件。“你怕，我不怕。”终于，他笑着，抬头告诉王志强。

王志强无言可对。

“一共有多少净资产？1000万？1200万？”肖复业似乎不经意地问他。

“一千零几十万吧。你可以拿走300万，我岳父就不能拿那么多了，余下的都交出去。”

“了不起，非常了不起。”肖复业竖起大拇指说，“七八年时间，我的投资翻了两百倍！好吧，我退股！……我只要一百倍就可以了，不过要现金，120万元人民币！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王志强感动得差一点掉下眼泪。

陈逸行告诉南妮女士，王志强想把企业捐赠给金港市政府，市政府没有接受，他们说不太好开这个先例，人们会说三道四，以为政策变了，老板们会因此而惶恐不安起来。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发展。王志强只好降格以求，找到了金橘镇政府。镇政府开了两天会，拿出一个方案：镇政府接受40%的股，橘园村接受30%的股，陈逸行老先生保留30%的股；如此，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王志强代表控股方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身份不再是私营企业主了。

新公司挂牌那天张灯结彩，会场里挤满了从省里、市里、区里来的各式时髦人物。乐队奏响欢乐的迎宾曲，掌声雷动。几家银行锦上添花，纷纷许诺低息放贷，支持上新的化工项目。王志强应接不暇，心里却焦虑不安，他在人群里寻找他的大舅子林克难，希望能够看到他穿着上校服出现在这里，向他表示真诚的祝贺。他没有看

到林克难却看到了肖复业，他想起肖复业还没有拿走他的退股金120万。他把肖复业拉到一边，说：“会议结束了就去厂里拿支票吧，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直接划到镇上去吧，”肖复业将大拇指朝远处的镇长抖了一抖，说：“我向他们要了30亩地，4万元一亩。”

“4万元一亩，哪块地？”

“最靠城郊那块地，开发区旁边。”

“那块地4万元？10万元一亩别人都拿不到啊？……”

肖复业笑了，笑他的大惊小怪。“你答应给我300万的我只拿了120万，对吗？等于和你一样送给他们一百多万的股权了，对不对！再说，我若不同意退股呢，他们哪来这么多好处？说到底，我跟你一样是在做无私的奉献么，将来盖起楼房岂不是更为政府脸上添光彩！……”

王志强张口结舌，他看到肖复业转身走了，不断地跟人握手打招呼，如鱼得水，好像他是会议的主人，王志强倒成了看客。

就是这块地，陈逸行对南妮说，十来年开工停工，直到最近才成为一座新的楼盘，一个漂漂亮亮的楼群。

十来年，地价翻了至少50倍。

这是算得出的效益，算不出的就海了去啦。肖复业将它抵押贷款，地价涨一倍，贷款也增一倍，十来年循环下来，地不动，资金却在不停地动，谁能算清它带来多少效益？

肖复业说这是双赢：银行不断地收利息，他不断地赚钞票。

肖复业又说这是三赢：有时他以基准利率贷了款，然后将款子放出去，或是给证券公司或是给其他一时贷不到款的企业，他赚了一笔利率差价，银行和他的下家也各有所获。

肖复业还说这是四赢，十来年进进出出，政府收了多少税！

银行和政府都与肖复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是成功的基石。

“这样长袖善舞的商人，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陈逸行继续开导南妮，“您把股权转让给他、或者从他那里抵押变现，也算是帮了志强